

定興縣志卷十五

藝文志

漢書藝文本於七略但敘家法源流未詳撰述大意
至晉荀勗始分經史子集四部後世沿之及宋崇文
總目復爲解題而文獻通考經籍考采輯史志諸儒
論說紀其著作之本末訂其文義之純疵使後之人
可以考見得失今仿其例案而不論讀者自能得之
書錄

春秋公羊傳注十二卷

隋書經籍志

晉高龍撰經典釋文云龍字文口范陽人東晉河南太

守唐書藝文志作高襲新唐書同經義考云佚

易說一卷

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作十卷

元王結撰元史本傳晚邃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經義考云佚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

明鹿善繼撰

自敘云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

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
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天文王
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
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藉之有文
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
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
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
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
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
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

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卽孟之所謂反也吾懼
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
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
汗人背也卽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
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
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
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
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
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

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
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
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哆談
名理到身便難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
己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己也
己之不克禮於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
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且甚於徒博矣

孫奇逢序云予友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輿
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
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

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卽爲畔道卽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王子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符合予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

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卽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順治十二年歲次乙未嘉平月

賀長齡序云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卽乎心之所安而已皋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蓋其時無性命之說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某某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卽爲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爲教不過使之自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奸僞不生無他歧之惑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道之中而忘乎其爲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爲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舉世貿貿焉莫知所從天懼斯道之遂泯而人將失其所以爲人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爲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

所職之政皆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言自春秋時各家之說已不勝其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孔子刪定六經群言盡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必軌於道道必本乎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繫萬古之綱常者厯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

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雖極昏亂之世而但有一
二端之合則其國猶不遽亡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
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
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
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
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
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
後凌夷迄於明世而學益多歧矣於是忠節鹿先生慨
然興曰嗚呼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刑名
法術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毒

也豈聖人立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卽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衆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無事之不體卽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善卽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印以現在卽事卽心卽心卽道約莫約於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左右逢

其源且若日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質諸前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申之耳此天意也或乃高視聖人而卑視己身夫不觀先生之爲人乎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又安識聖人則雖窮年雜誦亦書自書我自我耳其不爲天之所棄者幾希道光甲辰八月陳鉉鹿太常年譜云說約一書探先聖之心法鍼後學之頂門非其有之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味

四庫全書提要云是書就四書以講學與明人講義爲時文而作者殊卷首爲認理提綱九條如曰此理不是涉

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不然則日新顧諟成湯且爲枯禪矣持論頗篤實然學出姚江大旨提倡良知與洛閩之學究爲少異

周易淺義

一作易經淺義
刻本不分卷

國朝耿極撰其書首河圖洛書等圖各附己說有圖書說伏羲八卦次序圖說大橫圖說方圓圖說文武八卦次序方位圖說上下篇義卦變辨易卦或問其上下經隨文釋義間采諸家

自序曰夫學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德不若天不足以云崇業不若地不足以云廣不由天之道而能使德崇如

天不由地之道而能使業廣如地吾未之前聞然天地之道何在乎天地之道散之萬物物有大小莫不有天地之道亦猶文武之道在人賢有大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故也是故孟子欲希聖則學孔子孔欲希天則學易蓋易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天地之盛德大業畢見於此第後人視易太遠求易過深不以爲海市蜃樓之莫可憑依則以爲商彝周鼎之不適時用此孔子所由嘆君子之道鮮也余不敏讀假年學易之章仰思其故得徵君夫子循循善誘乃恍然於神无方而吾身卽其方易无體而吾身卽其體且萬物无非神

之方萬物无非易之體然後知易也者吾之安宅非第
若海市蜃樓之可望而不可依易也者吾養生之布帛
菽粟飢渴寒暑所不可一日離者也非第若商彝周鼎
之不適於時用也爰集諸家說竊附管見以就正於我
同學亦惟是以布帛菽粟之人言布帛菽粟之事云耳
故名曰淺義敢云注經乎哉

孫詮處士耿保汝先生傳云尤精於易寢食坐卧其中
幾於韋編三絕先徵君極稱之詩云尼山絕學是何功
日用尋常天與通潛見惟龍無不可造深自得有源逢

王制管窺

刻本無
卷數

耿極撰其書爲問答體末附貞觀諸臣封建議而自爲說以辨之

自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之爲重於世與功德埒何也蓋有德之言言卽其德有功之言言卽其功功德不可朽斯言亦與之不可朽如厯代聖賢之經傳典籍是矣否則徒飾虛車雖至汗牛充棟不足爲有無甚且言僞而辯邪說誣民在朝不免兩觀之誅在野不免閑先聖者之闕立言可不慎歟唐虞三代治天下之良法美意皆聖帝明王功德之所存萬世太平之福也是以厯夏商周代有改革而此法終不可易豈後

王之智皆出前王下哉徒以前王立法之善利於善不利於惡雖有智者不能出其範圍故也周平東遷而後王室陵夷二十餘世典籍無主春秋戰國之諸侯得以漸而去之迄於秦火一舉蕩然無復遺緒矣夫井田封建之制黃帝所以禦蚩尤者也嘗湮於洪水禹八年於外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而修復之而又蕩於秦火豈非有心者所痛哭流涕而莫可如何者哉然先王之道雖可焚當世之儒雖可坑堯舜湯武之心終在人之中所恃有心堯舜湯武之心者心心相印尋其美意復其良法隱居者求其志行義者達其道則焚坑雖慘於一時